

金批西厢的底本问题

傅 晓 航

《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以下简称金批西厢），既是金圣叹的评点本，又是他的删改本。对金批西厢的评论历来包含这两方面内容。金圣叹实在是一个背时的历史人物，四百多年来，人们对他删改的《西厢记》的评价，和对他评点的《西厢记》的评价一样，大都持否定态度。比如清代的梁廷楠说他“强作解事，取《西厢记》而割裂之，《西厢》至此一大厄”，“所改纵有妥适，存而不论可也”。^①这种偏颇的看法，是有一定代表性的。解放后，在一段时间里，也常常有人首先给他戴上一顶“反动封建文人”的帽子，而后便历数其“篡改”的罪状了。当我们稍加仔细地研究金批西厢以及有关史籍之后，便感到这种否定意见是不慎重的，也是不公正的。

金批西厢既是一个删改本，要确切地评价金圣叹删改的得失，首先应该了解他删改的底本是什么，否则就很难做出公允准确的评价。而过去那些指责他“妄加篡改”的人，并没有认真地考查这一问题，往往随手拿到一种批评者认为的“原本”，便寻章摘句遍数其不是了。比如梁廷楠用来批评金批西厢的所谓的“原本”，经核查即是凌濛初《即空观主五本解证西厢记》（以下简称凌刻本）。而周昂《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自称是参照了“周宪王、朱石津、金白屿、屠赤水、徐士范、徐文长、王伯良及赵氏诸本”加以勘比的。但它们是不是金批西厢的底

本，却大可研究。

金批西厢的底本是什么，回答这一问题的确有不少困难。一、金圣叹并没有告诉人们，他是以何种刊本做为删改的底本的。二、他讲明经他删改的地方只有几处，如《赖婚》〔殿前欢〕中的一句唱词，原本是“江州司马泪痕多”，他改为“肚肠阁落泪珠多”。并注明改动的理由：“本作‘江州司马泪痕多’，我意元（稹）、白（居易）同时，恐未可用，故特改之。”再如《闹斋》的结尾处，那支应由谁来唱历来颇有争议的〔锦上花〕前后两阙，他认为这两支曲子的内容有损于张生的性格，注明是他删掉了。此外他很少说明改动了什么。相反，他却一再申明对原著的尊重，“只贵眼照古人”，不敢妄自“擅杀”。但在实际上他对《西厢记》却做了较多的增删。经过勘比，我们看到凡是 他斥责“忤奴”、“伧父”、“俗本”篡改的地方，或是他大加赞赏之处，大都是经过他删削或改动了的。三、从王实甫写就《西厢记》到金圣叹批改《西厢记》，这中间经历了四百余载，这部伟大著作虽然一直在人民群众中间流传，但是经过历代的兵燹毁禁，所谓的“原本”早已不存。目前流传下来的刊本早就有人认为是：“自《西厢记》产生以来，刻者无摠数十家，大都增改原文十之四五。”②而不少刊本都自称是“古本”、“原本”、“秘本”，我们很难说哪种刊本是真正的“古本”或“原本”，更难以确定哪一种“古本”或“原本”是金批西厢的底本。四、金圣叹参照的刊本可能不只一种两种。而明代《西厢记》的刊本又是如此众多，有些刊本已经散失了，这更增加了查寻的困难。

尽管存在上述种种难题，要确切地评价金圣叹删改《西厢记》的得失，我们仍然不得不在金批西厢的底本问题上花一些工夫。为了缩小查寻的范围，姑且将我们所能见到的明刊本《西厢记》，从体例或规制方面划分为如下几类：一类是保留元杂剧特色较多的刊本，如徐渭评注的《重刻订正批点画意北西厢》（以下

简称画意本）、王骥德的《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以下简称王校本）、《何璧校本北西厢记》（以下简称何璧本）、凌濛初校注的《即空观主五本解证西厢记》（以下简称凌刻本）、《张深之正北西厢秘本》（以下简称张校本）等。一类是形式上已经传奇化了的刊本，如徐士范《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刘龙田《元本题评西厢记》等。再一类是既保留了元杂剧若干特点，又有若干传奇化倾向的“混合型”刊本，如刊刻于弘治年间的岳家《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③（以下简称弘治本）、容与堂刊刻的《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师俭堂刊刻的《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等。按照这样分类，经过一番勘比之后，不难发现金批本和第一类刊本十分近似。而在这一类刊本中，它与张校本的关系更为密切。按：张校本并非是不可知的“秘本”，经过勘比可知它的底本即是徐渭的画意本，而与王校本又有某些近似之处。这样在第一类刊本中，从徐渭画意本、王校本、张校本直至金批本，自成一个系列。但张校本是一种经过不少名家如孟称舜、陈洪绶、沈自征等人“参订”的改订本。张深之在《秘本西厢略则》中曾明确地提出他“删”、“改”、“正”的原则：

“词有正谱合弦也，其习俗讹烦者删”；“字义错谬，诸本莫考者改”；“曲白混淆者正”。唯其是一种改订本，它的许多方面独与金批本相同或近似，更可以证实它与金批本的继承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它是金批西厢的底本。

金批本与张校本的上述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证实：

第一、“题目总名”、“题目正名”和各折的标题，排列方式是一致的。在上述第一类刊本中，大都保留元杂剧固有的“题目正名”，但是把题目正名放在哪里，各本是不尽相同的。一类是把它放在各“本”或“卷”或“折”（按：画意本、王校本均将《西厢记》分为五折二十套）的后面，如王校本、凌刻本、何璧本

等。另一类是放在各“本”或“卷”的前端，这样排列的却只有画意本与张校本，可见张校本是承继了画意本的体例。但张校本更改了画意本的“套”为折，并吸收了王校本、何璧本的标题方式，更改了画意本各“套”的四字标题为二字标题。金批本与张校本在体例上完全相同，只是在“名目”上略有改动。

金批本 ^④	张校本
题目总名	楔子
张君瑞巧做东床婿	张君瑞巧做东床婿
法本师住持南禅地	法本师住持南禅地
老夫人开宴北堂春	老夫人开宴北堂春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第一之四章题目正名	卷一 正名
老夫人开春院	老夫人开春院
崔莺莺烧夜香	崔莺莺烧夜香
小红娘传好事	小红娘传好事
张君瑞闹道场	张君瑞闹道场
惊艳	奇逢
借厢	假馆
酬韵	倡和
闹斋	目成
第二之四章题目正名	卷二 正名
张君瑞破贼计	张君瑞破贼计
莽和尚杀人心	莽和尚生杀心
小红娘昼请客	小红娘昼请客
崔莺莺夜听琴	崔莺莺夜听琴
寺警	解围
请宴	初宴
赖婚	停婚
琴心	琴挑
第三之四章题目正名	卷三 正名

张君瑞寄情词
小红娘递密约
崔莺莺乔坐衙
老夫人问医药

前候

闹简

赖简

后候

第四之四章题目正名

小红娘成好事
老夫人问由情
短长亭斟别酒
草桥店梦莺莺

酬简

拷艳

哭宴

惊梦

续之四章题目正名

小琴童传捷报
崔莺莺寄汗衫
郑伯常乾舍命
张君瑞庆团圆

老夫人命医士
崔莺莺寄情词
俏红娘问汤药
张君瑞害相思

传书

踰墙

窥简

问病

卷四 正名

小红娘成好事
老夫人问由情
短长亭斟别酒
草桥店梦莺莺

佳期

巧辩

送别

惊梦

卷五 正名

小琴童传捷报
崔莺莺寄汗衫
郑伯常乾舍命
张君瑞庆团圆

报捷

缄愁

求配

荣归

从上述情况看，题目正名“第三之四章”完全相异，“第二之四章”中的第二句，一为“莽和尚杀人心”，一为“莽和尚生杀心”，存一字之差，其余相同。金批本改动的第三本题目正名同张校本相比较，当以金批本的题目正名更切合这四折的内容。各

折的标题，金批本不仅与张校本相异，与王校本、何璧本相比较，也大相径庭，纯属金圣叹的属意。同各本相勘比，金批本的标题更能体现各折的中心思想，因而被后人广泛引用，几乎成为各折的定名。

在第一类刊本中，有的刊本保留了四折一楔子的体制，如凌刻本在第一、三、四、五本的第一折前均有一楔子；第二本第一折《寺警》的中间夹一楔子。画意本、王校本、张校本均不存在楔子这一结构形式。画意本、张校本虽然在第一本的前端标有“楔子”字样，但它的实际内容即是金批本的“题目总名”。在结构方面张校本为二十折，金批本与它完全相同。

第二，金批本与张校本的曲牌名目和曲牌的排列基本相同，而与王校本、凌刻本相异之处甚多。兹摘其主要的列举如下：

（一）第二本第一折《寺警》，张校本与金批本的〔元和令带后庭花〕，王校本作〔元和令〕〔后庭花〕两支曲子，凌刻本作〔后庭花〕。王骥德在〔元和令〕下有注，写道：“此（〔元和令〕）及下曲（〔后庭花〕），今本合作一调，并名〔后庭花〕。筠本（碧筠斋本）前调作〔元和令〕，后调作〔带后庭花〕。金本（金在衡本）亦并作〔后庭花〕。”可见各本对这支曲牌的处理是颇不相同的，亦可见画意本、张校本、金批本与碧筠斋本的关系更为密切。

（二）第二本第三折《赖婚》，张校本与金批本的〔清江引〕，除徐渭画意本外，诸本均作〔江儿水〕。按朱权《太和正音谱》所载北曲曲牌“三百三十五章”，在“双调一百章”中有〔清江引〕，不见〔江儿水〕，而在南曲曲牌仙吕宫中却有“可入双调”的〔江儿水〕。这是画意本、张校本、金批本之间的继承关系最有力的说明。

（三）第四本第一折《酬简》，张校本与金批本均删掉了“稍嫌猥俗”（王骥德语）、“语意少露，殊无蕴籍”（徐士范语）的〔后庭花〕，诸本均保留此曲。

(四) 诸本在第二、三、四本的后面，大都有那支是场上人唱的还是场外人唱的历来存有争议的〔络丝娘煞尾〕一曲，张校本与金批本都没有这支曲子。

第三，各种西厢刊本，它们之间差异最大的是道白。明代人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坊本白尽讹甚，至增损换入，不可双辨。”^⑤而在道白方面金批本独与张校本相同之处甚多，即或有些不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金批本是在张校本的基础上增删的。为了更清楚地证实这一关系，除了同张校本进行比较，我们还在第一类刊本中选择了影响较大的自称是“悉遵周宪王原本”的凌刻本加以勘比。比如翻开《西厢记》的第一折《惊艳》，即可看到金批本与张校本的承继关系。

金批本	张校本	凌刻本
(夫人引莺莺、红娘、欢郎上云)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当朝相国，不幸病薨。只生这个女儿，小字莺莺，年方一十九岁，针黹女工，诗词书算，无有不能。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侄儿，郑尚书长子郑恒为妻，因丧服未满，不曾成合。这小妮子是自幼伏侍女儿的，唤做红娘。这小厮儿唤做欢郎，是俺相公讨来压子息的。相公弃世，老身与女儿扶柩往博陵	(夫人引莺莺、红娘、欢郎上)(夫)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国，不幸病殂。只生这个女儿，小字莺莺，年方一十九岁，针黹女工，诗词书算，无有不能。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侄儿，郑尚书长子郑恒为妻，因丧服未满，不曾成合。这小妮子是自幼伏侍女儿的，唤做红娘。这小厮儿唤做欢郎，是俺夫主讨来压子息的。夫主弃世，老身与女儿扶柩往博	(外扮老夫人上云)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国，不幸因病告殂。只生得个小姐，小字莺莺，年一十九岁，针黹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老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因俺孩儿父丧未满，未得成合。又有箇小妮子，是自幼伏侍孩儿的，唤做红娘。一箇小厮儿，唤做欢郎。

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前进，来到河中府，将灵柩寄在普救寺内。这寺乃是天册金轮武则天娘娘敕赐盖造的功德院。长老法本是俺相公剃度的和尚。因此上有这寺西边一座另造宅子，足可安下。一壁写书附京师，唤郑恒来，相扶回博陵去。俺想相公在日，食前方丈，从者数百，今日至亲只这三四口儿，好生伤感人也呵。〔仙吕·赏花时〕（夫人唱）

……

陵安葬，因途路有阻，不能前进，来到河中府，将灵柩寄在普救寺内。这寺乃武则天娘娘命俺夫主盖造的香火院。长老法本是俺相公剃度的和尚。因此上在这寺西厢一座宅子安下。一壁写书附京师，唤郑恒来，相扶回博陵去。俺想夫主在日，食前方丈，从者数百，今日至亲则这三四口儿，好生伤感人也呵。

〔仙吕·赏花时〕

（夫）……

先夫弃世之后，老身与女孩儿扶柩至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得去，来到河中府，将这灵柩寄在普救寺内。这寺是先夫相国修造的，是则天娘娘香火院。况兼法本长老又是俺相公剃度的和尚。因此俺就在这西厢下一座宅子安下。一壁写书附京师去，唤郑恒来，相扶回博陵去。我想先夫在日，食前方丈，从者数百，今日至亲则这三四口儿，好生伤感人也呵。

〔仙吕·赏花时〕

……

凌濛初在他刻本的眉批中写道：“凡楔子不宜同唱，故老夫人独上独唱先下，而莺自上自唱，始为得体。时本亦有从此者。乃他本竟作夫人、莺、红同上同唱同下，殊失北体矣。”《惊艳》一折，金批本、张校本与凌刻本相比较，不仅在结构、人物上下场存在明显的差异，即在语言方面也有许多不同。金批本与张校本则基本相同。它们在语言上较大的差异之处只有一句话，即崔家的住处，张校本为“在这寺西厢一座宅子安下”，金批本为“有这寺西边

一座另造宅子，足可安下”。按：这是金圣叹有意的改动，因为他认为崔家的住处不应混于寺中。再如《借厢》开场后的一段对白：

金批本	张校本	凌刻本
(夫人上云)红娘，你传着我的言语，去寺里问他长老，几时好与老相公做好事。问的当了，来回我话者。(红娘云)理会得。(下)(法本上云)老僧法本，在这普救寺内住持做长老。夜来老僧赴个村斋，不知曾有何人来探望。(唤法聪问科) (法聪云)夜来有一秀才，自西洛而来，特谒我师，不遇而返。 (法本云)山门外觑者，倘再来时，报我知道。(法聪云)理会得。	(夫人上)红娘，你传着我的言语，去问长老，几时好与老相公做好事。问的当了，来回我话者。(下) (法本上)老僧法本，在这普救寺内做长老。夜来老僧赴斋，不知曾有人来探望否。(唤聪问科)(聪)夜来有一秀才，自西洛而来，特谒我师。不遇而返。(本)山门外觑者，倘再来时，报我知道。	(夫人上白)前日长老将钱去与老相公做好事。不见来回话。道与红娘，传着我的言语去问长老，几时好与老相公做好事。就着他办下东西的当了，来回我话者。(下) (净扮洁上)老僧法本，在这普救寺内做长老。此寺是则天皇后盖造的，后来崩损，又是崔相国重修的。见今崔老夫人领着家眷，扶柩回博陵，因路阻，暂寓本寺西厢之下，待路通回博陵迁葬。老夫人处世温俭，治家有方，是是非非，人莫敢犯。夜来老僧赴斋，不知曾有人来望老僧否。(唤聪问科)(聪云)夜来有一秀才，自西洛而来，特谒我师，不遇而返。(洁云)山门外觑者，若再来时，报我知道。

这个例证，以张校本同凌刻本相比较，可以看出张校本的删削是大刀阔斧的，而金批本则在张校本的基础上略做润饰或做合理的补充。更有些道白金批本几乎是一字不动地挪用了张校本，比如在同一折里张生和红娘那段有趣的对白：

金批本	张校本	凌刻本
……（张生云）再问红娘，小姐常出来么？（红怒云）出来便怎么。先生是读书君子，道不得个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俺老夫人治家严肃，凛若冰霜。即三尺童子，非奉呼唤，不敢辄入中堂。先生绝无瓜葛，何得如此。早是妾前，可以容恕，若夫人知道，岂便干休。今后当问的便问，不当问的休得胡问。	……（生）再问小娘子，小姐常出来么？（红怒科）出来便怎么。先生是读书君子，道不得个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俺老夫人治家严肃，凛若冰霜。即三尺童子，非呼唤，不敢辄入中堂。先生绝无瓜葛，何得如此。早是妾前，可以容恕，若夫人知道，岂便干休。今后当问的便问，不当问的休得胡问。	……（末云）敢问小姐常出来么？（红怒云）先生是读书君子，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君知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道不得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俺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内无应门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辄入中堂。向日莺莺潜出闺房，夫人窥之，召立莺莺于庭下，责之曰：汝为女子，不告而出闺门，倘遇游客小僧私视，岂不自耻。莺立谢而言曰：今当改过从新，毋敢再犯。是他亲女，尚然如此，何况以下侍妾乎。先生习先王之道，尊周公之礼，不干己事，

续上表

		何故用心。早是妾身， 可以容恕，若夫人知 其事呵，决无干休。 今后得问的问，不得 问的休胡说。
--	--	---

凌刻本和许多刊本中的红娘都是如此唠叨一通。它的毛病在于：一、红娘在《闹简》一折里自称是不识字的，在这里却大掉书袋子。二、这里说莺莺走出闺房都要受到崔夫人的斥责，但在《惊艳》一折里却抛头露面，大逛寺院。三、这里说“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辄入中堂”，而在第五本《捷报》一折里，琴童不仅步入中堂，竟径直闯入闺房了。张校本删削得十分得体，金圣叹几乎一字不易地把张校本这段对白加以挪用。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寺警》的白马将军杜确和《续之三》的郑恒，他们上场后的大段自白，金批本和张校本均一字不差，而与凌刻本、弘治本大相径庭。特别是张校本那些关系人物性格、思想主题的重要改动，经过金圣叹权衡审度，都做了合理的继承。比如白马将军杜确平息孙飞虎兵变之后，向崔夫人和张生贺道：“既然有此姻缘，可喜可贺！”崔夫人立即回复一句含含混混的话：“老身尚有处分！安排茶饭者。”表明此时崔夫人已萌毁婚的意念，为下面的“赖婚”埋下了伏笔。金批本继承了张校本杜确和崔夫人这段对白。

总之金批本与张校本在道白方面的相同或近似，是张校本为金批本的底本的重要实证之一。

第四、各刊本唱词之间的差异都是比较小的，但在这一方面金批本和张校本相同或近似，而与其它刊本相异之处，也不难看到。比如《惊艳》〔赚煞尾〕的唱词：

金批本	张校本	凌刻本
望将穿，涎空嚙，我明日透骨髓，相思病缠，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我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近庭轩花柳依然，日午当天塔影圆，春光在眼前，奈玉人不见，将一座梵王宫，化作武陵源。（着重点是笔者加的，下同）	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嚙，怎不教透骨髓，相思病缠，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近庭轩花柳依然，日午当天塔影圆，春光在眼前，奈玉人不见，这一所梵王宫，疑是武陵源。	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嚙，空着我骨髓，相思病染，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近庭轩花柳争妍，日午当庭塔影圆，春光在眼前，争奈玉人不见，将一座梵王宫，疑是武陵源。

按〔赚煞尾〕的词格，去掉衬字，金批本与张校本的词句基本是相同的。此折〔天下乐〕中的唱词，金批本、张校本作：“疑是银河落九天，高源云外悬”，凌刻本、弘治本此句作：“疑是银河落九天，渊泉云外悬”。王骥德在他的刻本中对此句作注，写道：“‘疑是银河落九天’，系李太白诗句：‘黄河之水天上来’，故云‘高源’二字作句，……俗本‘渊泉’，谬。”再如《借厢》〔快活三〕，张生唱：

金批本	张校本	凌刻本
崔家女艳妆，莫不演撒上老洁郎。既不是酸趁放毫光，为甚打扮着特来晃。	（生）崔家女艳妆，莫不演撒上老洁郎。（本）那有此事。（生）既不沙酸趁放毫光，打扮着特来晃。	崔家女艳妆，莫不是演撒你箇老洁郎。（洁云）俺出家人那有此事。（末）却不沙，却怎酸趁着你头上放毫光，打扮的特来晃。

周昂的此宜阁本《西厢记》在这支曲子下批道：“原本云‘既不

沙，却怎敢趁着你头上放毫光，打扮……’云云。此改本（按指金批本）较明顺。”周昂不知道这并不完全是金圣叹的功劳，他只是在张校本的基础上略作改动而已。

第五，剧中人物的称谓，张校本只有《惊艳》一折店小二上场作“末上”，其余都使用人物名称，如夫人、莺莺、红娘、欢郎、张生、琴童、法本、法聪、惠明、孙飞虎、郑恒等。金批本则全部使用人物名称，与张校本基本相同，而与弘治本、凌刻本大异，它们主要是使用行当名称。

按上述勘比核查，金圣叹删改《西厢记》时，虽然可能参照了包括凌濛初刻本在内的其它一些刊本，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金批西厢的底本，有极大的可能性是《张深之正北西厢秘本》。这虽然还不能说圆满地回答了金批西厢的底本问题，至少对于我们了解金圣叹删改《西厢记》的范围是有益的。

注：

①梁廷楠《曲话》卷五。

②邓汝宁《笺注第六才子书释解》凡例。

③弘治本《西厢记》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厢记的最早刻本，它在《西厢记》版本中的地位不容忽视，但版本的迟早，并不能与接近原本面貌的程度划等号。弘治本就是这样，它的校勘十分粗忽，舛误极多。而且容纳了大量的显然出自艺人之手的上下场诗或舞台“套话”，诸如“只因兵火至，引起云雨心”，“风月天边有，人间好事无”，“只因午夜调琴手，引起春闺爱月心”，“异乡易得离愁病，妙医难医断肠人”，等等水词，难以一一备举。这些显然与原本相距甚远。

④以下引文均出自宝谿堂《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⑤起凤馆王世贞、李贽评《元本出相北西厢》凡例。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